

● 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【唐】房玄龄等 撰  
曹文柱等 标点

# 晋书

卷一〇三——卷一三〇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晋书卷一〇三  
载记第三

## 刘曜

刘曜，字永明，元海之族子也。少孤，见养于元海。幼而聪慧，有奇度。年八岁，从元海猎于西山，遇雨，止树下，迅雷震树，旁人莫不颠仆，曜神色自若。元海异之曰：“此吾家千里驹也，从兄为不亡矣！”身长九尺三寸，垂手过膝，生而眉白，目有赤光，须髯不过百余根，而皆长五尺。性拓落高亮，与众不同。读书志于广览，不精思章句，善属文，工草隶。雄武过人，铁厚一寸，射而洞之，于时号为神射。尤好兵书，略皆暗诵。常轻侮吴、邓，而自比乐毅、萧、曹，时人莫之许也，惟聪每曰：“永明，世祖、魏武之流，何数公足道哉！”

弱冠游于洛阳，坐事当诛，亡匿朝鲜，遇赦而归。自以形质异众，恐不容于世，隐迹管涔山，以琴书为事。尝夜闲居，有二童子入跪曰：“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，献剑一口。”置前再拜而去。以烛视之，剑长二尺，光泽非常，赤玉为室，背上有铭曰：“神剑御，除众毒。”曜遂服之。剑随四时，而变为五色。

元海世，频历显职，后拜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镇长安。靳准之难，自长安赴之。至于赤壁，太保呼延晏等，自平阳奔之，与太傅朱纪、太尉范隆等上尊号。曜以太兴元年僭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惟准一门不在赦例，改元光初。以朱纪领司徒，呼延晏领司空，范隆以下悉复本位。使征北刘雅、镇北刘策次于汾阴，与石勒为犄角之势。

靳准遣侍中卜泰降于勒，勒囚泰，送之曜。谓泰曰：“先帝末年，

实乱大伦，群阉挠政，诛灭忠良，诚是义士匡讨之秋。司空执心忠烈，行伊霍之权，拯济涂炭，使朕及此，勋高古人，德格天地。朕方宁济大艰，终不以非命及君子贤人。司空若执忠诚，早迎大驾者，政由靳氏，祭则寡人，以朕此意布之司空，宣之朝士。”泰还平阳，具宣曜旨。准自以杀曜母兄，沉吟未从。寻而乔泰、王腾、靳康、马忠等杀准，推尚书令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传国六玺降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“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，子也。”石勒闻之，怒甚，增兵攻之。明战累败，遣使求救于曜，曜使刘雅、刘策等迎之。明率平阳士女万五千归于曜，曜命诛明，靳氏男女无少长，皆杀之。

使刘雅迎母胡氏丧于平阳，还葬粟邑，墓号阳陵，伪谥宣明皇太后。僭尊高祖父亮为景皇帝，曾祖父广为献皇帝，祖防懿皇帝，考曰宣成皇帝。徙都长安，起光世殿于前，紫光殿于后。立其妻羊氏为皇后，子熙为皇太子，封子袭为长乐王，阐太原王，冲淮南王，敞齐王，高鲁王，徽楚王，征诸宗室皆进封郡王。缮宗庙、社稷、南北郊。以水承晋金行，国号曰赵。牲牡尚黑，旗帜尚玄，冒顿配天，元海配上帝，大赦境内殊死已下。

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、扶风，聚众数千，附于南阳王保。保以其将杨曼为雍州刺史，王连为扶风太守，据陈仓；张颢为新平太守，周庸为安定太守，据阴密。松多下草壁，秦陇氏羌多归之。曜遣其车骑刘雅、平西刘厚攻杨曼于陈仓，二旬不克。曜率中外精锐，以赴之，行次雍城，太史令弁广明言于曜曰：“昨夜妖星犯月，师不宜行。”乃止。敕刘雅等摄围固垒，以待大军。

地震，长安尤甚。时曜妻羊氏有殊宠，颇与政事，阴有余之征也。

三年，曜发雍，攻陈仓，曼、连谋曰：“谍者适还，云其五牛旗建，多言胡主自来，其锋恐不可当也。吾粮廩既少，无以支久，若顿军城下，围人百日，不待兵刃而吾自灭，不如率见众以一战。如其胜也，关中不待檄而至；如其败也，一等死，早晚无在。”遂尽众背城而阵，为曜所败，王连死之，杨曼奔于南氏。曜进攻草壁，又陷之，松多奔

陇城，进陷安定。保惧，迁于桑城，氐羌悉从之。曜振旅归于长安，署刘雅为大司徒。

晋将李矩袭金墉，克之。曜左中郎将宋始、振威宋恕降于石勒。署其大将军、广平王岳为征东大将军，镇洛阳。会三军疫甚，岳遂屯浞池。石勒遣石生驰应宋始等，军势甚盛。曜将尹安、赵慎等以洛阳降生，岳乃班师，镇于陕城。

西明门内大树风吹折，经一宿，树拔变为人形，发长一尺，须眉长三寸，皆黄白色，有敛手之状，亦有两脚著裙之形，惟无目鼻，每夜有声，十日而生柯条，遂成大树，枝叶甚茂。

长水校尉尹车谋反，潜结巴酋徐库彭，曜乃诛车，囚库彭等五十余人于阿房，将杀之。

光禄大夫游子远固谏，曜不从。子远叩头流血，曜大怒，幽子远而尽杀库彭等，尸诸街巷之中十日，乃投之于水。于是巴氏尽叛，推巴归善王句渠知为主，四山羌、氐、巴、羯应之者三十余万，关中大乱，城门昼闭。子远又从狱表谏，曜怒甚，毁其表曰：“大荔奴不忧命在须臾，犹敢如此，嫌死晚邪？”叱左右速杀之。刘雅、朱纪、呼延晏等谏曰：“子远幽而尚谏者，所谓忠于社稷，不知死之将至。陛下纵弗能用，奈何杀之！若子远朝诛，臣等亦暮死，以彰陛下过差之咎。天下之人皆当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，陛下复与谁居乎！”曜意解，乃赦之。于是敕内外戒严，将亲讨渠知。子远进曰：“陛下诚能纳愚臣之计者，不劳大驾亲动，一月之中，可使清定。”曜曰：“卿试言之。”子远曰：“彼匪有大志，希窃非望也，但逼于陛下峻纲耳。今死者不可追，莫若赦诸逆人家老弱没奚官者，使迭相抚育，听其复业，大赦与之更始。彼生路既开，不降何待！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，愿假臣弱兵五千，以为陛下梟之，不敢劳陛下之将帅也。不尔者，今贼党既众，弥川被谷，虽以天威临之，恐非年岁可除。”曜大悦，以子远为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雍秦征讨诸军事。大赦境内。子远次于雍城，降者十余万。进军安定，氐羌悉下，惟句氏宗党五千余家保于阴密，进攻平之，遂振旅循陇右，陈安郊迎。

先是，上郡氐羌十余万落保险不降，酋大虚除权渠自号秦王。子远进师至其壁下，权渠率众来距，五战败之。权渠恐，将降，其子伊余大言于众曰：“往刘曜自来，犹无若我何，况此偏师而欲降之！”率劲卒五万，晨压垒门。左右劝战，子远曰：“吾闻伊余之勇，当今无敌，士马之强，复非其匹；又其父新败，怒气甚盛；且西戎剽劲，锋锐不可拟也。不如缓之，使气竭而击之。”乃坚壁不战。伊余有骄色。子远候其无备，夜誓众蓐食。晨，大风雾，子远曰：“天赞我也！”躬先士卒，扫壁而出，迟明覆之，生擒伊余，悉俘其众。权渠大惧，被发割面而降。子远启曜以权渠为征西将军、西戎公，分徙伊余兄弟及其部落二十余万口于长安。西戎之中，权渠部最强，皆禀其命而为寇暴，权渠既降，莫不归附。

曜大悦，宴群臣于东堂，语及平生，泫然流涕，遂下书曰：“盖褒德惟旧，圣后之所先；念惠录孤，明王之恒典。是以世祖草创河北，而致封于严尤之孙；魏武勒兵梁宋，追恸于桥公之墓。前新增大司徒、烈愍公崔岳，中书令曹恂，晋阳太守王忠，太子洗马刘绥等，或识朕于童龀之中，或济朕于艰窘之极，言念君子，实伤我心。《诗》不云乎：‘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！’岳，汉昌之初虽有褒赠，属否运之际，礼章莫备，今可赠岳使持节、侍中、大司徒、辽东公，恂大司空、南郡公，绥左光禄大夫、平昌公，忠镇军将军、安平侯，并加散骑常侍。但皆丘墓夷灭，申哀莫由，有司其速班访岳等子孙，授以茅土，称朕意焉。”初，曜之亡，与曹恂奔于刘绥，绥匿之于书匮，载送于忠，忠送于朝鲜。岁余，饥窘，变姓名，客为县卒。岳为朝鲜令，见而异之，推问所由。曜叩头自首，流涕求哀。岳曰：“卿谓崔元嵩不如孙宾硕乎，何惧之甚也！今诏捕卿甚峻，百姓问不可保也。此县幽僻，势能相济，纵有大急，不过解印绶与卿俱去耳。吾既门衰，无兄弟之累，身又薄佑，未有儿子，卿犹吾子弟也，勿为过忧。大丈夫处身立世，鸟兽投人，要欲济之，而况君子乎！”给以衣服，资供书传。曜遂从岳，质通疑滞，恩顾甚厚。岳从容谓曜曰：“刘生姿宇神调，命世之才也！四海脱有微风摇之者，英雄之魁，卿其人矣。”曹恂虽于屯厄之中，

事曜有君臣之礼，故皆德之。

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，小学于未央宫西，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，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，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。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。置崇文祭酒，秩次国子。散骑侍郎董景道，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。以游子远为大司徒。

曜命起酆明观，立西宫，建陵霄台于涪池，又将于霸陵西南营寿陵。侍中乔豫、和苞上疏谏曰：“臣闻人主之兴作也，必仰准乾象，俯顺人时，是以卫文承乱亡之后，宗庙社稷流漂无所，而犹上候营室以构楚宫。彼其急也犹尚若兹，故能兴康叔、武公之迹，以延九百之庆也。奉诏书将营酆明观，市道刍蕘咸以非之，曰一观之功可以平凉州矣。又奉敕旨复欲拟阿房而建西宫，模琼台而起陵霄，此则费万酆明，功亿前役也。以此功费，亦可以吞吴蜀，翦齐魏矣。陛下何为于中兴之日而踪亡国之事！自古圣王，人谁无过！陛下此役，实为过举，过贵在能改。终之实难。又伏闻敕旨将营建寿陵，周回四里，下深二十五丈，以铜为棺椁，黄金饰之，恐此功费，非国内所能办也。且臣闻尧葬谷林，市不改肆；颡项葬广阳，下不及泉。圣王之所终也如是。秦皇下锢三泉，周轮七里，身亡之后，毁不旋踵，暗主之所终也如此。向魑石椁，孔子以为不如速朽；王孙僂葬，识者嘉其矫世。自古无有不亡之国，不掘之墓，故圣王知厚葬之招害也，故不为之。臣子之于君父，陵墓岂不欲高广如山岳哉！但以保全始终，安固万世为优耳。兴亡奢俭，罔然于前，惟陛下览之。”曜大悦，下书曰：“二侍中恳恳有古人之风烈矣，可谓社稷之臣也。非二君，朕安闻此言乎！以孝明于承平之世，四海无虞之日，尚纳钟离一言而罢北宫之役，况朕之暗眇，当今极弊，而可不敬从明海乎！今敕悉停寿陵制度，一遵霸陵之法。《诗》不云乎：‘无言不酬，无德不报。’其封豫安昌子，苞平舆子，并领谏议大夫。可敷告天下，使知区区之朝，思闻过也。自今政法有不便于时，不利社稷者，其诣阙极言，勿有所讳。”省酆水囿以与贫户。

终南山崩，长安人刘终，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，有文字曰：“皇

亡皇亡，败赵昌。井水竭，构五梁，号酉小衰困器丧。呜呼！呜呼！赤牛奋鞞其尽乎！”时群臣咸贺，以为勒灭之征。曜大悦，斋七日而后受之于太庙，大赦境内，以终为奉瑞大夫。

中书监刘均进曰：“臣闻国主山川，故山崩川竭，君为之不举。终南，京师之镇，国之所瞻，无故而崩，其凶焉可极言！昔三代之季，其灾也如是。今朝臣皆言祥瑞，臣独言非，诚上忤圣旨，下违众议，然臣不达大理，窃所未同。何则？玉之于山石也，犹君之于臣下。山崩石坏，象国倾人乱。‘皇亡，皇亡，败赵昌’者，此言皇室将为赵所败，赵因之而昌。今大赵都于秦雍，而勒跨全赵之地，赵昌之应，当在石勒，不在我也。‘井水竭，构五梁’者，井谓东井，秦之分也，五谓五车，梁谓大梁，五车、大梁，赵之分也，此言秦将竭灭，以构成赵也。‘号’者，岁之次名作号也，言岁馭作号酉之年，当有败军杀将之事。‘困’谓困敦，岁在子之年名，玄器亦在子之次，言岁馭于子，国当丧亡。‘赤牛奋鞞’谓赤奋若，在丑之岁名也。‘牛’谓牵牛，东北维之宿，丑之分也，言岁在丑当灭亡，尽无复遗也。此其诚悟蒸蒸，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。纵为嘉祥，尚愿陛下夕惕以答之。《书》曰：‘虽休勿休。’愿陛下追踪周旦盟津之美，捐鄙虢公梦庙之凶，谨归沐浴以待妖言之诛。”曜怍然改容。御史劾均狂言警说，诬罔祥瑞，请依大不敬论。曜曰：“此之灾瑞，诚不可知，深戒朕之不德，朕收其忠惠多矣，何罪之有乎？！”

曜亲征氐羌，仇池杨难敌率众来距，前锋击败之，难敌退保仇池，仇池诸氐羌多降于曜。曜后复西讨杨韬于南安，韬惧，与陇西太守梁勋等降于曜，皆封列侯。使侍中乔豫率甲士五千，迁韬等及陇右万余户于长安。曜又进入仇池。时，曜寝疾，兼疴疫甚，议欲班师，恐难敌蹶其后，乃以其尚书郎王犷为光国中郎将，使于仇池，以说难敌，难敌于是遣使称藩。曜大悦，署难敌为使持节、侍中、假黄钺、都督益宁南秦凉梁巴六州陇上西域诸军事、上大将军、益宁南秦三州牧、领护南氏校尉、宁羌中郎将、武都，王子弟为公侯列将二千石者十五人。

陈安请朝，曜以疾笃不许。安怒，且以曜为死也，遂大掠而归。曜疾甚笃，马舆而还，使其将呼延实监辎重于后。陈安率精骑要之于道，实奔战无路，与长史鲁凭俱没于安。安囚实而谓之曰：“刘曜已死，子谁辅哉？孤当与足下终定大业。”实叱安曰：“狗辈！汝荷人荣宠，处不疑之地，前背司马保，今复如此。汝自视何如主上？忧汝不久枭首上邽通衢，何谓大业！可速杀我，悬我首于上邽东门，观大军之入城也。”安怒，遂杀之。以鲁凭为参军，又遣其弟集及将军张明等，率骑二万追曜，曜卫军呼延瑜逆战，击斩之，悉俘其众。安惧，驰还上邽。

曜至自南安。陈安使其将刘烈、赵罕袭阡城，拔之，西州氐羌悉从安。安士马雄盛，众十余万，自称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假黄钺、大将军、雍凉秦梁四州牧、凉王，以赵募为相国，领左长史。鲁凭对安大哭曰：“吾不忍见陈安之死也。”安怒，命斩之。凭曰：“死自吾分，悬吾头于秦州通衢，观赵之斩陈安也。”遂杀之。曜闻凭死，悲恸曰：“贤人者，天下之望也。害贤人，是塞天下之情。夫承平之君，犹不敢乖臣妾之心，况于四海乎！陈安今于招贤采哲之秋，而害君子，绝当时之望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”

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，曜大悦，署武为使持节、都督秦州陇上杂夷诸军事、平西大将军、秦州刺史，封酒泉王。

曜后羊氏死，伪谥献文皇后。羊氏内有特宠，外参朝政，生曜三子熙、袭、阐。

曜始禁无官者不听乘马；禄八百石已上妇女乃得衣锦绣；自季秋农功毕，乃听饮酒；宗庙社稷之祭，不得杀牛，犯者皆死。

曜临太学，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。

武功男子苏抚、陕男子伍长平并化为女子。石言于陕，若言勿东者。

曜将葬其父及妻，亲如粟邑以规度之。负土为坟，其下周回二里，作者继以脂烛，怨呼之声盈于道路。游子远谏曰：“臣闻圣主明王、忠臣孝子之于终葬也，棺足周身，椁足周棺，藏足周椁而已，不



封不树，为无穷之计。伏惟陛下圣慈幽被，神鉴洞远，每以清俭恤下为先，社稷资储为本。今二陵之费至以亿计，计六万夫百日作，所用六百万功。二陵皆下锢三泉，上崇百尺，积石为山，增土为阜，发掘古冢以千百数，役夫呼嗟，气塞天地，暴骸原野，哭声盈衢，臣窃谓无益于先皇先后，而徒丧国之储力。陛下脱仰寻尧舜之轨者，则功不盈百万，费亦不过千计，下无怨骨，上无怨人，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，陛下殫舜、禹、周公之美，惟陛下察焉。”曜不纳，乃使其将刘岳等帅骑一万，迎父及弟暉丧于太原。疫气大行，死者十三四。

上洛男子张卢死二十七日，有盗发其冢者，卢得苏。曜葬其父，墓号永垣陵，葬妻羊氏，墓号显平陵。大赦境内殊死已下，赐人爵二级，孤老贫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。

太宁元年，陈安攻曜征西刘贡于南安，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将攻上邽，以解南安之围。安闻之惧，驰归上邽，遇于瓜田。武以众寡不敌，奔保张春故垒。安引军追武曰：“叛逆胡奴！要当生缚此奴，然后斩刘贡。”武闭垒距之。贡败安后军，俘斩万余。安驰还赴救，贡逆击败之。俄而武骑大至，安众大溃，收骑八千，奔于陇城。贡乃留武督后众，躬先士卒，战辄败之，遂围安于陇城。

大雨霖，震曜父墓门屋，大风飘发其父寝堂于垣外五十余步。曜避正殿，素服哭于东堂五日，使其镇军刘袭、太常梁胥等缮复之。松柏众木植已成林，至是悉枯。

署其大司马刘雅为太宰，加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给千兵百骑，甲仗百人入殿，增班剑六十人，前后鼓吹各二部。

曜亲征陈安，围安于陇城。安频出挑战，累击败之，斩获八千余级。右军刘干攻平襄，克之，陇上诸县悉降。曲赦陇右殊死已下，惟陈安、赵募不在其例。安留杨伯支、姜冲儿等守陇城，帅骑数百突围而出，欲引上邽平襄之众还解陇城之围。安既出，知上邽被围，平襄已败，乃南走陕中。曜使其将军平先、丘中伯率劲骑追安，频战败之，俘斩四百余级。安与壮士十余骑于陕中格战，安左手奋七尺大刀，右手执丈八蛇矛，近交则刀矛俱发，辄害五六；远则双带鞬服，

左右驰射而走。平先亦壮健绝人，勇捷如飞，与安搏战，三交，夺其蛇矛而退。会日暮，雨甚，安弃马，与左右五六人步逾山岭，匿于溪涧。翌日寻之，遂不知所在。会连雨始霁，辅威呼延清寻其径迹，斩安于涧曲。曜大悦。

安善于抚接，吉凶夷险与众同之，及其死，陇上歌之曰：“陇上壮士有陈安，驱干虽小腹中宽，爰养将士同心肝。骖驔父马铁瑕鞍，七尺大刀奋如湍，丈八蛇矛左右盘，十荡十决无当前。战始三交失蛇矛，弃我骖驔窜岩幽，为我外援而悬头。西流之水东流河，一去不还奈子何！”曜闻而嘉伤，命乐府歌之。

杨伯支斩姜冲儿，以陇城降。宋亭斩赵募，以上邽降。徙秦州大姓杨、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。氏羌悉下，并送质任。

时，刘岳与凉州刺史张茂相持于河上，曜自陇长驱至西河，茂卒二十八万五千，临河列营，百余里中，钟鼓之声沸河动地，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。茂临河诸戍皆望风奔退。扬声欲百道俱渡，直至姑臧，凉州大怖，人无固志。诸将咸欲速济，曜曰：“吾军旅虽盛，不逾魏武之东也。畏威而来者，三有二焉。中军宿卫已皆疲老，不可用也。张氏以吾新平陈安，师徒殷盛，以形声言之，非彼五郡之众所能抗也，必怖而归命，受制称藩。吾复何求！卿等试之，不出中旬，张茂之表不至者，吾为负卿矣。”茂惧，果遣使称藩，献马一千五百匹，牛三千头，羊十万口，黄金三百八十斤，银七百斤，女妓二十人，及诸珍宝珠玉、方域美货不可胜纪。曜大悦，使其大鸿胪田崧署茂使持节、假黄钺、侍中、都督凉南北秦梁益巴汉陇右西域杂夷匈奴诸军事、太师、领大司马、凉州牧、领西域大都护、护氏羌校尉、凉王。

曜至自河西，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。

杨难敌以陈安既平，内怀危惧，奔于汉中。镇西刘厚追击之，获其辎重千余两，士女六千余人，还之仇池。曜以大鸿胪田崧为镇南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镇仇池，以刘岳为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进封中山王。

初，靳准之乱，曜世子胤没于黑匿郁鞠部，至是，胤自言，郁鞠大惊，资给衣马，遣子送之。曜对胤悲恻，嘉郁鞠忠款，署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忠义大将军、左贤王。

胤字义孙，美姿貌，善机对，年十岁，身長七尺五寸，眉鬓如画。聪奇之，谓曜曰：“此儿神气岂同义真乎！固当应为卿之冢嫡，卿可思文王废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。”曜曰：“臣之藩国，仅能守祭祀便足矣，不可以乱长幼之伦也。”聪曰：“卿勋格天地，国兼百城，当世祚太师，受专征之任，五侯九伯得专征之者，卿之子孙，奈何言同诸藩国也！义真既不能远追太伯高让之风，吾不过为卿封之以一国。”义真，曜子俭之字也。于是封俭为临海王，立胤为世子。胤虽少离屯难，流踈殊荒，而风骨俊茂，爽朗卓然。身長八尺三寸，发与身齐，多力善射，骁捷如风云，曜因以重之，其朝臣亦属意焉。曜于是顾谓群下曰：“义孙可谓岁寒而不凋，涅而不淄者矣。义光虽先已树立，然冲幼儒谨，恐难乎为今世之储贰也，惧非所以上固社稷，下爱义光。义孙年长明德，又先世子也，朕欲远追周文，近踪光武，使宗庙有太山之安，义光膺无疆之福，于诸卿意如何？”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：“陛下远拟周汉，为国家无穷之计，岂惟臣等赖之，实亦宗庙四海之庆。”左光禄卜泰、太子太保韩广等进曰：“陛下若以废立为是也，则不应降日月之明，垂访群下。若以为疑也，固思闻臣等异同之言，窃以诚废太子非也。何则？昔周文以未建之前，择圣表而超树之可也。光武缘母色而废立，岂足为圣朝之模范！光武诚以东海纂统，何必不如明帝！皇子胤文武才略，神度弘远，信独绝一时，足以拟踪周发；然太子孝友仁慈，志尚冲雅，亦足以堂负圣基，为承平之贤主。何况储宫者，六合人神所系望也，不可轻以废易。陛下诚实尔者，臣等有死而已，未敢奉诏。”曜默然。胤前泣曰：“慈父之于子也，当务存尸鸠之仁，何可替熙而立臣也！陛下谬恩乃尔者，臣请死于此，以明赤心。且陛下若爱忘其丑，以臣微堪指授，亦当能辅导义光，仰遵圣轨。”因歔歔流涕，悲感朝臣。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，羊有宠，哀之不忍废，乃止。追谥前妻卜氏为元悼皇后，胤之母也。卜泰，

胤之舅，曜嘉之，拜上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、领太子太傅。封胤为永安王，署侍中、卫大将军、都督二宫警卫诸军事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尚书事，领太子太傅，号曰皇子。命熙于胤尽家人之礼。

时，有凤皇将五子翔于故未央殿五日，悲鸣不食皆死。曜立后刘氏。

石勒将石他自雁门出上郡，袭安国将军、北羌王盆句除，俘三千余落，获牛马羊百余万而归。曜大怒，投袂而起。是日次于渭城，遣刘岳追之，曜次于富平，为岳声援。岳及石他战于河滨，败之，斩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级，赴河死者五千余人，悉收所虏，振旅而归。

杨难敌自汉中还袭仇池，克之，执田崧，立之于前。难敌左右叱崧令拜，崧瞋目叱之曰：“氐狗！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贼拜乎！”难敌曰：“子岱，吾当与子终定大事。子谓刘氏可为尽忠，吾独不可乎！”崧厉色大言曰：“若贼氐奴才，安敢欲希覬非分！吾宁为国家鬼，岂可为汝臣，何不速杀我！”顾排一人，取其剑，前刺难敌，不中，为难敌所杀。

曜遣刘岳攻石生于洛阳，配以近郡甲士五千，宿卫精卒一万，济自盟津。镇东呼延谟率荆司之众自崤澠而东。岳攻石勒盟津、石梁二戍，克之，斩获五千余级，进围石生于金墉。石季龙率步骑四万入自成皋关，岳陈兵以待之。战于洛西，岳师败绩，岳中流矢，退保石梁。季龙遂塹栅列围，遏绝内外。岳众饥甚，杀马食之。季龙又败呼延谟，斩之。

曜亲率军援岳，季龙率骑三万来距。曜前军刘黑大败季龙将石念于八特坂。曜次于金谷，夜无故大惊，军中溃散，乃退如澠池。夜中又惊，士卒奔溃，遂归长安。季龙执刘岳及其将王腾等八十余人，并氐羌三十余人，送于襄国，坑士卒一万六千。曜至自澠池，素服郊哭，七日乃入城。

武功豕生犬，上邽马生牛，及诸妖变不可胜记。

曜命其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，司空刘均举参军台产，曜亲临东堂，遣中黄门策问之。产极言其故，曜览而嘉之，引见东堂，

访以政事。产流涕歔歔，具陈灾变之祸，政化之阙，辞旨谅直，曜改容礼之，即拜博士祭酒、谏议大夫，领太史令。其后所言皆验，曜弥重之，岁中三迁，历位尚书、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师，位特进。

曜置刘胤为大司马，进封南阳王，以汉阳诸郡十三为国；置单于台于涓城，拜大单于，置左右贤王已下，皆以胡、羯、鲜卑、氐、羌豪桀为之。

曜自还长安，愤恚发病，至是疾瘳，曲赦长安殊死已下。署其汝南王刘咸为太尉、录尚书事，光禄大夫刘绥为大司徒，卜泰为大司空。

曜妻刘氏疾甚，曜亲省临之，问其所欲言。刘泣曰：“妾叔父昶无子，妾少养于叔，恩抚甚隆，无以报德，愿陛下贵之。妾叔皝女芳有德色，愿备后宫。”曜许之。言终而死，伪谥献烈皇后。以刘昶为使持节、侍中、大司徒、录尚书事，进封河南郡公，封昶妻张氏为慈乡君，立刘皝女芳为皇后，追念刘氏之言也。俄署骠骑刘述为大司徒，刘昶为太保。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干者，为亲御郎，被甲乘铠马，动止自随，以充折冲之任。尚书郝述、都水使者支当等固谏，曜大怒，鸩而杀之。

咸和三年，夜梦三人金面丹唇，东向逡巡，不言而退，曜拜而履其迹。旦召公卿以下议之，朝臣咸贺以为吉祥，惟太史令任义进曰：“三者，历运统之极也。东为震位，王者之始次也。金为兑位，物衰落也。唇丹不言，事之毕也。逡巡揖让，退舍之道也。为之拜者，屈伏于人也。履迹而行，慎不出强也。东井，秦分也。五车，赵分也。秦兵必暴起，亡主丧师，留败赵地。远至三年，近七百日，其应不远。愿陛下下思而防之。”曜大惧，于是躬亲二郊，饰缙神祠，望秩山川，靡不周及。大赦殊死已下，复百姓租税之半。

长安自春不雨，至于五月。

曜遣其武卫刘朗，率骑三万袭杨难敌于仇池，弗克，掠三千余户而归。张骏闻曜军为石氏所败，乃去曜官号，复称晋大将军、凉州牧，遣金城太守张阆及枹罕护军辛晏、将军韩璞等，率众数万人，自

大夏攻掠秦州诸郡。曜遣刘胤率步骑四万击之，夹洮相持七十余日。冠军呼延那鸡率亲御郎二千骑，绝其运路。胤济师逼之，璞军大溃，奔还凉州。胤追之，及于令居，斩级二万。张闰、辛晏率众数万降于曜，皆拜将军，封列侯。

石勒遣石季龙率众四万，自轺关西入伐曜，河东应之者五十余县，进攻蒲坂。曜将东救蒲坂，惧张骏、杨难敌承虚袭长安，遣其河间王述发氏羌之众屯于秦州。曜尽中外精锐水陆赴之，自卫关北济。季龙惧，引师而退。追之，及于高侯，大战，败之，斩其将军石瞻，枕尸二百余里，收其资仗亿计。季龙奔于朝歌。曜遂济自太阳，攻石生于金墉，决千金竭以灌之。

曜不抚士众，专与嬖臣饮博，左右或谏，曜怒，以为妖言，斩之。大风拔树，昏雾四塞。闻季龙进据石门，续知勒自率大众已济，始议增荥阳，戍社黄马关。俄而洛水侯者与勒前锋交战，擒羯，送之。曜问曰：“大胡自来邪？其众大小复如何？”羯曰：“大胡自来，军盛不可当也。”曜色变，使摄金墉之围，陈于洛西，南北十余里。曜少而淫酒，末年尤甚。勒至，曜将战，饮酒数斗，常乘赤马无故局顿，乃乘小马。比出，复饮酒斗余。至于西阳门，拗阵就平，勒将石堪因而乘之，师遂大溃。曜昏醉奔退，马陷石渠，坠于冰上，被疮十余，通中者三，为堪所执，送于勒所。曜曰：“石王！忆重门之盟不？”勒使徐光谓曜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天使其然，复云何邪！”幽曜于河南丞廨，使金疮医李永疗之，归于襄国。曜疮甚，勒载以马舆，使李永与同载。

北苑市三老孙机上礼求见曜，勒许之，机进酒于曜曰：“仆谷王，关右称帝皇。当持重，保土疆。轻用兵，败洛阳。祚运穷，天所亡。开大分，持一觞。”曜曰：“何以健邪！当为翁饮。”勒闻之，凄然改容曰：“亡国之人，足令老叟数之。”舍曜于襄国永丰小城，给其妓妾，严兵围守。遣刘岳、刘震等乘马，从男女，衣帟以见曜，曜曰：“久谓卿等为灰土，石王仁厚，全宥至今，而我杀石生，负盟之甚。今日之祸，自其分耳。”留宴终日而去。勒谕曜与其太子熙书，令速降之，曜但敕熙“与诸大臣匡维社稷，勿以吾易意也。”勒览而恶之，后为

勒所杀。

熙及刘胤、刘咸等议西保秦州，尚书胡勋曰：“今虽丧主，国尚全完，将士情一，未有离叛，可共并力距险，走未晚也。”胤不从，怒其沮众，斩之，遂率百官奔于上邽，刘厚、刘策皆损镇奔之。关中扰乱，将军蒋英、辛恕拥众数十万，据长安，遣使招勒，勒遣石生率洛阳之众以赴之。胤及刘遵率众数万，自上邽将攻石生于长安，陇东、武都、安定、新平、北地、扶风、始平诸郡戎夏皆起兵应胤。胤次于仲桥，石生固守长安。勒使石季龙率骑二万距胤，战于义渠，为季龙所败，死者五千余人。胤奔上邽，季龙乘胜追战，枕尸千里，上邽溃。季龙执其伪太子熙、南阳王刘胤并将相诸王等及其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余人，皆杀之。徙其台省文武、关东流人、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，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。

曜在位十年而败。始，元海以怀帝永嘉四年僭位，至曜三世，凡二十有七载，以成帝咸和四年灭。

史臣曰：彼戎狄者，人面兽心，见利则弃君亲，临财则忘仁义者也。投之遐远，犹惧外侵，而处以封畿，窥我中衅。昔者幽后不纲，胡尘暗于戏水；襄王失御，戎马生于关洛。至于算强弱，妙兵权，体兴衰，知利害，于我中华未可量也。

况元海人杰，必致青云之上；许以殊才，不居庸劣之下。是以策马鸿騫，乘机豹变，五部高啸，一旦推雄，皇枝相害，未有与之争衡者矣。伊秩启兴王之略，骨都论克定之秋，单于无北顾之怀，猥狁有南郊之祭，大哉天地，兹为不仁矣！若乃习以华风，温乎雅度；兼其旧俗，则罕规模。虽复石勒称藩，王弥效款，终为夷狄之邦，未辩君臣之位。至于不远儒风，虚襟正直，则昔贤所谓并仁义而盗之者焉。

伪主斯亡，玄明纂嗣，树恩戎旅，既总威权，关河开曩日之强，士马倍前人之气。然则信不由中，自乖弘远，貌之为美，处事难终。纵武穷兵，残忠害睿，佞人方辔，并后载驰，阖竖类于回天，凝科逾于炮烙。遣豺狼之将，逐鹰犬之师，悬旌俯渭，分麾陷洛，铁马陵山，

胡笳遵渚，粉忠贞于戎手，聚缙绅于京观。先王井赋，乃眷维桑；旧都宫室，咸成茂草。坠露沾衣，行人洒泪。

若乃上古敦庞，不亲其子，功成高让，归诸有德。爰及三代，乃用干戈，将以拯厥版荡，恭膺天命。懿彼武王，殷之列辟，载旆乘时，兴兵誓野，投焚既陨，可以绝言。而轻吕旁挥，彤弧三发，岂若响清蹕于常道之门，驰金车于山阳之馆！故知黔首来苏，居今爱古；白旗陈肆，古不如今。胡寇不仁，有同豺豕，役天子以行觞，驱乘舆以执盖，庾珉之泪既尽，辛宾加之以血。若乃有生之贵，处死为难，弘在三之义，忘七尺之重，主忧之恨，毕命同归，自古篡夺，于斯为甚。是以灾气呈形，贼臣苞乱，政荒民散，可以危亡。刘聪竟得寿终，非不幸也。

曜则天资虓勇，运偶时艰，用兵则王翦之伦，好杀亦董公之亚。而承基丑类，或有可称。子远纳忠，高旌暂偃；和苞献直，酆明罢观。而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，自绝强藩，祸成劲敌。天之所厌，人事以之，骇战士而宵奔，酌戎杯而不醒，有若假手，同乎拾芥。岂石氏之兴欤，何不支之甚也！

赞曰：惟皇不范，迩甸居穹。丹朱罕嗣，冒顿争雄。胡旌颺月，朔马腾风。埃尘淮浦，虓呼河宫。未央朝寂，谄门旦空。郭钦之虑，辛有知戎。



## 晋书卷一〇四 载记第四

### 石勒上

石勒，字世龙，初名匄，上党武乡羯人也。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。祖耶奕于，父周曷朱，一名乞翼加，并为部落小率。勒生时赤光满室，白气自天属于中庭，见者咸异之。年十四，随邑人行贩洛阳，倚啸上东门，王衍见而异之，顾谓左右曰：“向者胡雏，吾观其声视有奇志，恐将为天下之患。”驰遣收之，会勒已去。长而壮健有胆力，雄武好骑射。曷朱性凶粗，不为群胡所附，每使勒代己督摄，部胡爱信之。所居武乡北原山下，草木皆有铁骑之象，家园中生人参，花叶甚茂，悉成人状。父老及相者皆曰：“此胡状貌奇异志，度非常，其终不可量也。”劝邑人厚遇之。时多嗤笑，唯邬人郭敬、阳曲宁驱以为信然，并加资贍。勒亦感其恩，为之力耕。每闻鞞铎之音，归以告其母，母曰：“作劳耳鸣，非不祥也。”

太安中，并州饥乱，勒与诸小胡亡散，乃自雁门还依宁驱。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，驱匿之，获免。勒于是潜诣纳降都尉李川，路逢郭敬，泣拜言饥寒。敬对之流涕，以带货鬻食之，并给以衣服。勒谓敬曰：“今日大饿，不可守穷。诸胡饥甚，宜诱将冀州就谷，因执卖之，可以两济。”敬深然之。

会建威将军阎粹，说并州刺史、东嬴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，腾使将军郭阳、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，两胡一枷。勒时年二十余，亦在其中，数为隆所驱辱。敬先以勒属郭阳及兄子时，阳，敬族